

野蛮的撕扯。芬内尔将镜头推进像影棚一样的山庄，让肉体的纠缠成为爱欲的角力。

当影版的凯瑟琳与原著的凯瑟琳共同呐喊“他比我更像我自己”时，同一句话，两种回声，改编的内核，或许就藏在这声呐喊的去向里。

“异化之爱”的绞杀

笔者大约是十年前在中文系就读时，阅读过《呼啸山庄》原著。最近观看这部电影后，朋友问笔者，从大学到毕业再到工作，拥有了新的人生阅历后再看这个故事，会不会对凯瑟琳与希刺克利夫的爱恨有新感悟？

笔者的回答是：“很难。”因为《呼啸山庄》最让人感到震撼，也最考验影视化改编的地方，就在于勃朗特对爱和恨的见解是非常独特、超乎情理之外的。

这种不可解的特质，在原著第一卷第九章达到顶峰（芬内尔版的《呼啸山庄》保留了此情节）。凯瑟琳向耐莉倾诉自己接受了埃德加·林顿的求婚，却无法割舍对希刺克利夫的感情。在这段著名的独白中，她说道：

“他永远也不会知道，我是多么爱他；我这么爱他，并不是因为他长得英俊，耐莉，而是因为他比我更像我自己。不论我们



上图：劳伦斯·奥利弗和梅尔·奥伯朗主演的《呼啸山庄》（1939）。

的灵魂是什么做成的，他的和我的是一模一样的。”

凯瑟琳最后更深刻地呐喊道：“耐莉，希刺克利夫就是我自己。”

爱情是什么？凯瑟琳不否认自己爱林顿，因为他年轻、俊俏、满脸春风，爱慕自己。林顿富有，其地位也会让凯瑟琳成为当地尊贵的夫人。这恰恰是许多通俗影视作品着力会刻画的男主形象，是世俗认为人生得以幸福的可靠要素。但是，勃朗特不这么认为，

犹如《呼啸山庄》的译者方平所指出：

两千年来，基督教会宣扬的是上帝首先创造了亚当，然后为他添造了一个附属于他的夏娃。但是凯瑟琳却不这样看，上帝特地为夏娃创造一个亚当，凯瑟琳的亚当就是希刺克利夫了。他，就是她的另一个“我”，而她的合法丈夫反而成了不相干的人。

勃朗特笔下的爱情不在于追求俗世的幸福，而是对“完整自我”的偏执追寻，凯瑟琳与希刺克利夫的爱恨之所以“超乎情理”，正源于此。他们不是两个独立个体的相互吸引，而是同一灵魂被命运粗暴劈开后，彼此辨认、撕扯，试图重新弥合的惨烈过程。

希刺克利夫出走后，凯瑟琳的疯癫与死亡并非失恋的悲恸，而是存在根基被抽空后的崩塌。希刺克利夫后半生的复仇，也从来不是嫉妒的延伸，而是对“另一个我”被毁灭的疯狂回应。勃朗特让这种爱在荒原上呼啸，拒绝被庄园、教堂、婚姻契约所驯化。

芬内尔的影版沿用了这一情节，包括同样的呐喊，同样的误会。但是，镜头语言的重构与情绪的落脚点，却让这段剖析式的告白悄然改变。在原著中，希刺克利夫只听到了前半段（凯瑟琳说嫁给他会降低自己的身份）就

右图：上海译文出版社插图珍藏版《呼啸山庄》值得入手。方平的翻译不逊于杨苡，且此版装帧典雅，收入著名插画家艾辛贝全套经典木刻插图共40余幅。

